

大家的 鲁迅 书系

总策划：倪墨炎 陈鸣华

许钦文◎著

在老虎尾巴的

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鲁迅

先生

许钦文是鲁迅的学生和知友。从他一九二〇年在
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开始，十数年间，师生之
谊，朋友之情，从未间断。他关于鲁迅的这些文
字，对走近鲁迅、研究鲁迅，都是很有意义的。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在老虎尾巴的先生

鲁迅

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许钦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许钦文忆鲁迅全编/许钦文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978-7-80740-054-7

I. 在… II. 许… III. 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119 号

编 选 倪墨炎 陈九英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版面设计 周艳梅

封面设计 许 菲

书 名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5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740-054-4/K·155

定 价 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499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本书编辑说明	1
在对鲁迅先生的哀悼中	9
铁门相见时的鲁迅先生	11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	14
祝福书（一）	19
鲁迅先生的疑虑	24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	27
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	34
鲁迅先生译《苦闷的象征》	37
鲁迅先生著《故事新编》	40
《鲁迅书简》读后感	42
从“东壁下”看鲁迅先生的生活方式	44
鲁迅先生的实事求是	46
进一步研究鲁迅先生底遗作	49
鲁迅先生的措词	51
陶元庆的书面画	53
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	55
在老虎尾巴	61
阿 Q——阿桂、阿贵和阿鼠	65
鲁迅先生和古典文学	67
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	71
鲁迅先生刻下的一个“早”字	75
鲁迅先生帮助青年学费	77
《彷徨》的封面画	79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

许敬文回忆鲁迅全集

祝福书（二）	82
忆沙滩	84
忆春光社	86
“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	88
鲁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的	90
鲁迅先生和图书馆	93
砖塔胡同	96
鲁迅在杭州	108
鲁迅先生和我的《神经病》	121
《鲁迅日记》中的我	130
祝福书（三）	136
鲁迅和陶元庆	147
鲁迅在五四时期	171
来今雨轩	178
假鲁迅	187
伴游杭州	191
老虎尾巴	202
铁门告别	217
最后的晤谈	223
鲁迅先生和青年	229
鲁迅书信中的我	242
鲁迅和副刊	258
鲁迅和戏剧	262
水仙花	267
刺猬石	271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由于左联的感受	278
论鲁迅笔名之多	283
关于《祝福》	292
鲁迅在天津	296
致姜德明	300
鲁迅卖金牌	301
许钦文（自传）	306
《许钦文小说选集》后记	309
《〈鲁迅日记〉中的我》小引	311
卖文六十年志感	314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

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本书编辑说明」



◇许钦文晚年照片

许钦文是鲁迅的学生和知友。

许钦文 1897 年生于浙江绍兴。原名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等。父亲是秀才，在家开办私塾，为四邻孩童开蒙授课。许钦文 6 岁，父亲开始教他识字。9 岁以后就在本村附近的私塾上学。1913 年考入杭州铁道学校机械科，入学不久，因发生学潮，学校停办。第二年考入设在绍兴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8 年从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在母校的附小教书。1920 年去北京谋事，并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教《中国小说史略》。

许钦文在第五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同班有一位同学孙福熙，甚为友好。孙福熙的哥哥孙福源（后改名伏园）在北京编《晨报》副刊。许钦文到北京后很得到孙伏园的关照。许钦文在绍兴去北京前，已在《越铎日报》上发表一些短篇幅的小说和散文。到北京后，他又写了一些作品，孙伏园看看还可以，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当时《晨报》副刊的稿费是每千字 1 元 4 角，他要每月写六七千字，才能勉强维持个人的生活。他如能多写一点，稿费多了，就可以接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上学的妹妹许美苏；写得更多一些时，还可寄一点钱给绍兴老家的爹娘。

许钦文在《晨报》副刊上不断发表小说，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从孙伏园那里知道：许钦文是绍兴人，就是许美苏的哥哥。许美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21年她到北京考大学，无处住宿，经周建人同意，就住在八道湾周家。鲁迅母亲从绍兴来到北京，常常枯坐终日，苦于无人与她谈天。大媳妇朱安（鲁迅元配）是个文盲，从不出家门，不通世事，除了陈年话题没有什么可谈的；二媳妇羽太信子（周作人夫人）和三媳妇羽太芳子（周建人夫人）都是日本女子，谈天不方便。许美苏了解大门外的世事，又讲得一口绍兴话，因而立即成了鲁迅母亲身边不能缺少的陪伴。许美苏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后，节假日也必须到鲁迅家来，不但要陪伴鲁迅母亲谈天，而且还要为这个家采购各种日常用品。听说许钦文就是许美苏的哥哥，也就更增加了鲁迅的亲近感。

鲁迅读了许钦文的小说，有什么意见，开始时常由孙伏园转告。后来两人经常见面，鲁迅的意见就常常当面直说了。许钦文在《钦文自传》中说：“鲁迅先生对于我的小说，当初也多赞美的话，由孙伏园兄转言使我知道。可是当面谈熟识以后，他对于我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不满意的批评了；有时皱起眉头翘着胡子，说得很是懊恼的样子。更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许多人在赞扬我的几篇，他很仔细的表现不以为然的批评我。”许钦文还说：“我不以许多人的赞扬为喜欢，却非常注意鲁迅先生个人不满意的批评。我知道，他对于我这样，是希望我能够深造，负责指导的表现。”

鲁迅对于许钦文的小说，主要是肯定的，赞许的，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鲁迅在1924年2月18日完成的短篇小说《幸福的家庭》的题下，特地标明“——拟许钦文”。当这篇小说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三号发表时，鲁迅在篇末有这么一段附记：“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

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的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我觉得他的作品收束，大抵是不至于如此沉闷的。但就大体而言，也仍然不能不说是‘拟’。二月十八日灯下，在北京记。”鲁迅的这段附记，显然是对他的“——拟许钦文”的说明。正在盛名之下的鲁迅，正在风行全国一版又一版重印的《呐喊》的作者，竟说自己的一篇小说是“拟许钦文的笔法”的，也就是说模仿许钦文的笔法的，这使许钦文在文坛的地位、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大大的提升了。这对许钦文的创作，不用说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也就在鲁迅写小说《幸福的家庭》的同时，鲁迅决定编选许钦文已发表的小说为一集，推荐给出版社出版。编选工作进行很快。1924年1月11日鲁迅致孙伏国的信中说：“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起孟，即周作人。当时兄弟之情已断裂，而周作人正在主编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文艺丛书》，因而要孙伏园去问周作人：许钦文的集子可否编入该丛书。孙伏园、许钦文都是绍兴人，还是在“兄弟怡怡”时就认识周作人和鲁迅的。鲁迅写小说，周作人不写小说，许钦文和鲁迅的关系就更密切些。周作人能否容纳许钦文的小说，鲁迅也没有把握，因而鲁迅在致孙伏园的这封信中又说：“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这就是说，无论周作人是否收入《文艺丛书》，鲁迅都认为许钦文的小说集总是可以出版的——周作人不要可另找出路，只是集中某些作品还要再作些修改整理。

事情的发展，许钦文的第一本小说集似和《文艺丛书》无缘。鲁迅将



◇鲁迅编定的许钦文小说集《故乡》，封面画为陶元庆所作。

它命名为《故乡》，因集中第一篇小说题为《这一次的离故乡》，而且集中还有不少作品是以故乡绍兴的生活为素材的。鲁迅决定将《故乡》纳入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9月30日致许钦文信中说：“《故乡》稿已交去，选而又选，存卅一篇，大约会有三百页。”为免得有些人会有“关照同乡人”之类的闲言碎语，鲁迅没有为

《故乡》写序，而要高长虹写篇《小引》。高长虹在写《小引》时，和鲁迅交换了意见。鲁迅说：“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但我又常常怀疑是感情作用……”高长虹把鲁迅的这段话，写进了《小引》。

《故乡》最后选入二十七篇小说，以陶元庆所画的《大红袍》作封面，于1926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大红袍》所画是绍兴社戏舞台上的“女吊”。她是复仇之鬼。《故乡》中没有一篇作品是写复仇的。《大红袍》黑框、黑地、黑鞋，红袍，绿裤，线条简洁，三色色彩鲜明。陶元庆看了社戏后画了这幅画，并非是为《故乡》作封面的。当时书籍装帧在相当程度上重视装饰的意义。鲁迅很喜欢《大红袍》，并提议作为《故乡》封面，为陶元庆、许钦文所赞同。《故乡》出版后，畅销一时，两年内印刷了四次。

以后，许钦文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毛线袜》（1926年）、中篇小说《赵先生底烦恼》（1926年）、中篇小说《鼻涕阿二》（1927年）、短篇小说集《幻象的残象》（1928年）、短篇小说集《仿佛如此》（1928年）、短篇小说集《若有其事》（1928年）、中篇小说《西湖之月》（1929年）、短篇小说集《一坛酒》（1930年）、中篇小说《两条裙子》（1932年）、自传体小说集《无妻之累》（1937年）、中篇小说《药》（1948年）、短篇小说集《风箏》（1948年），等等。许钦文还有许多小说散见于报刊，没有编集。

鲁迅在1935年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对许钦文的小小说再次作了评论。鲁迅将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小狗的厄运》、《石宕》三篇作品选入《小说二集》。在《序》中，鲁迅说：“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鲁迅在这篇序中，提出了以题材决定的乡土文学这种作品的类型，并指出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乡土文学作家的群体，许钦文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但作为乡土文学作家，许钦文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然而在“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之外，许钦文“也能活泼的写出



◇《毛线袜》封面

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鲁迅对许钦文小说中的特点，是看得较全面的。

许钦文和鲁迅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后，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开展了猛烈的虽有革命愿望但弄错了革命对象的“左”的攻击。在浙江工作的许钦文和章川岛，相继来到上海，一起去鲁迅府上邀请鲁迅、许广平“到杭州西湖去游憩几天”，散散心。鲁迅夫妇因此而有四天的杭州之游，许钦文一直每天二十四小时陪侍在侧——晚上也和先生师母睡在旅馆的同一房间里。这是和鲁迅亲密相处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然而更亲密的事还是后面。1932年，在杭州艺专求学的陶元庆之妹陶思瑾和她的同学刘梦莹，借住在许钦文筹划营造的陶元庆纪念室里。两人口角殴斗，陶失手将刘杀死。许钦文受牵连入狱。正是鲁迅伸出援手，将他营救出狱。不久警方发现陶、刘是共青团员，许钦文以“窝藏共匪”的罪名再次入狱。鲁迅挽请蔡元培等人，再次将他保释。以致许钦文在晚年写《卖文六十年志感》时还动情地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牢监里营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鲁迅先生给我的恩情永远说不尽。”许钦文本来就是鲁迅家的常客。在鲁迅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常常从杭州来到上海拜访鲁迅，谈家常，谈写作，也常带来些家乡土产。鲁迅重病期间，许钦文来上海看望。鲁迅叫他坐近些，轻声说：“钦文，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约略算起来，创作的已有三百万字的样子，翻译的也有三百万字的样子了，一共六百万字的样子，出起全集来，有点像样了！”这是鲁迅第一次谈到出全集的事，许钦文觉得有点像在“交代后事”。许钦文想：这话鲁迅为什么不先和许广平说呢？可能是鲁迅怕许广平会伤心的。直到鲁迅逝世后，许钦文才把此事告诉了许广平。

鲁迅逝世的当天，许钦文从杭州赶来上海，参加守灵。以后，他写了

不少深情厚谊却又朴质无华的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纪念文，而且几十年不断。他从这些文字中，选出一部分编成《学习鲁迅先生》，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79年又编成一集《〈鲁迅日记〉中的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我们将许钦文回忆鲁迅的文字全部编集在这里。这些文字，绵延了半个世纪，有些人与事难免一再写到。有些内容，有同有异、大同小异的，我们都编入了本集；内容完全相同的，我们割爱了一些。如写到鲁迅与陶元庆关系的，我们编入了四篇，还有几篇就不编入了。写老虎尾巴的，我们编入了三篇。编入的三篇《祝福书》，内容都有同有异，因题目一样，我们以时间先后标为（一）、（二）、（三），以便读者引用时方便。许钦文还有一些“因时而作”的关于鲁迅的纪念文，没有回忆内容的，

因不在本书该收的范围内，就没有编入。

新中国成立后，许钦文从贫穷的中学教师提升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秘书开了汽车来接他到局机关去，他穿的裤子的膝髁上有两个膏药般的补丁。他是因建造陶元庆纪念室欠了一屁股债、家庭负担又重而犯穷的。他的作品也重新受到了出版社的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了他的《许



◇《许钦文小说集》封面

钦文小说选集》，收入小说二十篇。许钦文为它写了《后记》，简要地叙述了这些作品在鲁迅扶植下产生的经过。我们现将这篇后记录在本书之末。接着，小说集《故乡》按原样，由同一出版社重印。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文集《〈鲁迅日记〉中的我》，他为这本书写了《小引》，说明了出版这本书的缘起。我们也将这篇文字编在本集之末。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为纪念许钦文的文学活动，保存新文学运动的若干资料，也为着学习和借鉴”，分别编辑出版了《许钦文小说集》和《许钦文散文集》。为此，许钦文写了《卖文六十年志感》的长文，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六十年人生历程和文学历程。这篇长文先在杂志上发表，后作为《许钦文小说集》代序出版。现在我们将此长文编录在本集之末，它是一篇有分量的殿军之作。相信这三篇前言后记，对于读者走近鲁迅、走近许钦文，都是很有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许钦文还著有《鲁迅小说助读》、《呐喊分析》、《彷徨分析》、《鲁迅的幼年时代》、《鲁迅杂文选释》、《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等书，对鲁迅作品的理解有其独到的见解。如要深入地研究鲁迅或研究许钦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也是不能忽视的。

倪墨炎 陈九英

2006年6月于上海

在对鲁迅先生的哀悼中

十四五年以前，我无可奈何的到了北京的时候，彷徨失措，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听了欢迎爱因斯坦氏的演说，和鲁迅先生的讲话，觉得生活的路本来很广，做人是应该积极进取的，才从慌张中把自己镇静起来，耐着心开始写作。于无形中，鲁迅先生的话，激动我，鼓励我；他的认真热烈的态度，实在使得我感动。现在他死了，我总禁不住悲哀，在深深的悼念中，越觉得他是猛烈而伟大。

鲁迅先生的抗暴扶弱的精神是始终一贯的。他一向为着帮助弱小者努力，为着全世界的被损害的人奋斗，但他对于整个自己民族的前途，也关心得够急切，这只从《呐喊》的自序就可以知道。他对于恶势力的侵害，具有战斗的决心；同强暴者的蛮行抗争是毫不犹豫的。与其说他是文坛的权威，不如说他是人民的战士，是个奋不顾身的勇猛的战士。

鲁迅先生时常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笔战，有人以为空费精神。但这并非为着私人的利害；而是为着排除障碍，使社会前进。

鲁迅先生一听到有人只说他的文章好，他总不大高兴，因为他是重在实行同恶势力搏斗的。他要青年有认识社会黑暗面的勇气，以为知道了黑暗的所在，才有破除黑暗的希望。他主张韧性的战斗，因为认定，对付重重的恶势力，非持久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照最后晤谈，七月十五晚上鲁迅先生对我所说，从搜集在《坟》里的稿子起，他已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已有了三百万字，可以出十大册”。

这些话他说得很郑重，显然是有意计划到后事的，现在可以当作关于著作的遗嘱看待了。

鲁迅先生的作品，早有许多外国的译文，无疑的，已为全世界的志

士学者所珍重。这是伟大战士的血汗的结晶体，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搜集起来，整理一下，赶快出全集是后死者的责任了。

搜集须注意信札。还有随时给人写的序言和介绍文等等，也应该广为征求。

照着鲁迅先生的素性，对于全集，我以为要顾到下列三点：

一、校对要仔细；鲁迅先生的文字，气势充分，强有力，由于每个字都经过认真的推敲；如果排错，是对他不起的。生前在可能的范围内，印书出杂志，他总是亲自校对的。

二、装订要大方；鲁迅先生，在可以喝杯茶抽枝烟的余暇，是非常爱美的；连包几本书，贴些邮票，他总也要求美观。在全集上，应该尊重他这种态度。

三、凡是鲁迅先生亲手创作的，都得照原样刊上去；他下笔谨严，写一句有一句的用意，平时他最恨随便删改别人的文章，既然“鲁迅先生不死”，应该同他活着一样的重视这一点。

为着第一点，还得预防有人随便翻印，因为翻版往往错误百出；宁可另出普及本，把定价特别减低，借广流传。

整理的手续，调查清楚篇名以后，当先统计一下，照着鲁迅先生的意思，平分为十册。以小说，论文，随笔，书信和什么等等分类；在同一类中再编年。

虽然已在遗嘱上写过，鲁迅先生不愿意随便要人的钱，——且不论这怕只是因为看透了人情而故意说说的话，但他还有高年的母亲，夫人和幼子，他所应得的版税，总得好好保持。所以印行全集的书店，当以版税有保障的为条件。

一九三六年

铁门相见时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没有坐过牢监，也不曾到牢监里去看我过，我同他，好像不会有铁门相见的事情。可是的确的确，我们曾经演过铁门相见的一幕；他在铁门里，我在铁门外，两旁满是握着刀枪的军警。

一九二五年的秋间，暑假就要完了的时候，为着教书，我第二天一早就得离开北京，傍晚，我到宫门口鲁迅先生的家里去辞行。

“他到学校里去了。”太师母一见到我就起劲的说，“今天晚上恐怕不回来；政府已派兵把那学校围起来了，许多女学生都非常害怕，实在也太欺侮她们了；听说有五个教授，因为看不过去，打算去陪她们，免得军警乱干；他也在内。”

言外之意，代抱不平以外，太师母还有点为鲁迅先生担忧的样子。

这风潮已经闹得很久，我早从报纸上面知道，就是，终于，那些教育当局，叫到许多女流氓，把那些青年女子一个个捆上汽车的前一幕。

我当即转到石驸马大街，果然，在红楼的面前，整排整排的站着许多武装的军警，两扇铁栅校门都紧紧的关着。

离别太师母时我曾同她约定，如果红楼已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我就赶去报告她。因为形势严重，我愈想就见一回鲁迅先生，实在也有关于印《故乡》的事情要同他接洽。

我冒险走向关着的铁门；

“干么？”

一个天津口音的警察一手拦着我重声责问。

“看个人。”我回对。